

初版前言

xiii

在紀元之初的迷蒙之中出現了一批光彩奪目的神話人物，他們巨大、超人的輪廓足以佈滿另一座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的天頂與牆壁。他們的面容與姿態、他們扮演的角色、他們演出的戲劇，會在觀看者的想像之中萌生出一種形象，這種形象不同於聖經中的形象，然而對觀看者來說卻又是令人驚異地似曾相識與動人心魄地感人。舞台還是依舊，主題也是同樣的超越：宇宙的創造、人的歸宿、墮落與拯救、首先與末後的事。然而，這班演員如此眾多，這批象徵是如此光怪陸離，這種激情是如此無限！幾乎所有劇情都發生在極高之處，在神或天使或精靈的王國之中，這是前宇宙的人物在超自然世界之中的戲劇，而人在自然世界中的劇本只不過是它遙遠的回音。這齣發生在一切時間之先的超越的戲劇，憑藉那些與人相像的角色的事蹟與強烈情感描繪出來，對人有極強烈的吸引力：神性受到誘惑，蒙福的眾移湧（Aeons）^{**}之間的不安騷動，神的智慧——蘇菲亞（Sophia）——迷失了，她的愚昧使自己墮落，浪跡於她自己所造的虛空與黑暗之中，無盡地尋找、哀歎、受苦、懊悔，她的情感造成了物質，她的悲傷造就了靈魂；—

* 西斯廷教堂，羅馬教皇在梵蒂岡的教堂，以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家和畫家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及其他藝術家的天頂畫和壁畫著稱。——譯注

** 移湧（Aeon），希臘語原意為「時代」、「世代」，諾斯替思想名詞，指至高神的無數流出體，作神人間媒介，並構成精神世界。——編注

個盲目而傲慢的造物主相信他自己就是至高無上者，君臨於一切創造之上，而這一切創造與他自己一樣，都是錯謬與無知的產物；靈魂陷入並迷失在世界的迷宮之中，想要逃脫，卻為宇宙監獄的守衛者——可怕的掌權者（Archons）——所嚇退；一位來自光明彼岸的救主冒險來到這個低級世界之中，照亮了黑暗，開闢了道路，治癒了神性的裂痕：這是一個光明與黑暗、知識與無知、平靜與激情、自滿與憐憫的故事，不是發生在人的尺度上，而是發生在永恆存在者的尺度上，然而在這個永恆尺度上的存在者也免不了受苦與錯謬。

xiv 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但丁（Dante）、彌爾頓（Milton）都不會重述這故事。聖經信條的嚴格約束平靜了那些日子裏的風浪，留下《舊約》與《新約》一起來塑造西方人的心靈與想像。那些在狂熱動盪的時期裏力圖挑戰、引誘、歪曲新信仰的學說都被忘卻，他們的文字記錄已經埋葬在反對者的墳墓之中或是古代大地的沙土之中了。要是諾斯替思想的信息在當時獲勝的話，我們的藝術、文學、還有許多其他的東西都將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在畫家與詩人沉默的地方，學者必須要從它的碎片重新構造出這個消失了的世界，盡他的綿薄之力賦予它的形式以生命。而現在，這項工作可以比以前做得更好，因為沙土已經開始把埋藏於其中的某些信物公之於世。使它復活，不僅僅是出於考古的興趣：由於它的奇異、對理性的暴力、判斷的偏頗，那個情感、異象與思想的世界就有它的深刻性；若沒有它的聲音、洞見、乃至於錯誤，人類的表現就不完整。儘管它遭到了排斥，但它畢竟代表在信條（creeds）的十字路口所提供的另一種可能性。它的光輝照亮了基督教的開端，即我們這個世界誕生的陣痛時刻；而作為在很久以前所作的這個決擇的

後代，通過瞭解這個曾經與之競爭人類靈魂的對手，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們所繼承的遺產。

諾斯替主義的研究幾乎與諾斯替主義本身同樣古老。主要由於它自己的選擇——成為侵犯者——它一開始就是一個挑起爭端的肇事者，從而處在細緻考查之下，而考查者就是那些受到它威脅、觀念要受到顛覆的人。這種在激烈鬥爭之中所進行的研究，是屬於訴訟人所作的那一類，而這場訴訟的代理人就是早期教會的教父們，他們的著作以很長篇幅來提出反對異端的陳詞（我們沒有辯護方面的記錄，即便本來有一些的話）；他們對諾斯替主義的精神始祖的研究，只是作為揭露其錯誤的一個步驟。他們的文獻不僅是我們對諾斯替學說之知識的主要來源（一直到最近它都是唯一來源），而且也是關於其性質與起源的最早理論。對於他們來說，他們發現諾斯替主義或其中歪曲基督教真理的東西皆來自於古希臘哲學，便足以構成訴訟；而對我們來說，他們的發現還得當作其中一種可供選擇的假設，有助於對這一現象作歷史診斷，所以它的價值必須從它自身的角度去考慮。

在主要的異端學家當中，最後一位廣泛論述諾斯替派的，是撒拉米的伊皮法紐（Epiphanius of Salamis），他寫作於公元第四世紀。自此以後，危機已經過去，論戰的興趣也就消失了，於是這整個主題都被遺忘，一直到十九世紀，在客觀研究的氛圍中，歷史興趣才又回到它上面來。由於主題方面的原因，它還是像所有與基督教之開端有關的東西那樣，落在神學家的研究領域之中。但是從事這一研究的新教神學家（多數是德國人）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來着手研究的，他們不再是參與論戰的某一方，儘管他們自己所處的時代思潮可能也會左右他們的同情與判斷。

自此以後，各種學派開始湧現，對諾斯替主義之歷

史性質有不同理解。很自然地，早期教父所持的主張得到復興，認為諾斯替主義是希臘的，或更具體地說是「柏拉圖主義的」，這不僅是因為教父們的權威，而且也是因為文獻上有明顯的跡象，包括諾斯替思想對哲學術語的運用，以及那個時代的一般可能性，這些跡象幾乎不可避免地一開始就指向這個方向。確實，只要有人認為惟有猶太—基督教和希臘的思想是對那個時期發揮作用的力量，那麼他就幾乎不可能還會發覺到有另外的可能性。然而，在這些已知因素外，還有別的原因可以作為解釋，從十九世紀早期開始，「希臘派」開始受到「東方派」的對抗，後者認為諾斯替主義來自於更古老的「東方哲學」。這一立場雖然反映了正確的直覺，但也有弱點，即它是建立在很難界定並且確實未知的廣度上：「東方哲學」的性質及其先前的存在，都是從諾斯替主義本身的事實中推論出來的，而沒有其獨立的依據。但是，隨著人們承認，諾斯替主義的東方色彩，是源自神話學的特徵而不是哲學的特徵，他們便放棄找尋那神祕的「東方哲學」，而「東方派」的立場就獲得了更堅固的根基。一般可以正確地說，到了今天，人們在「希臘派」與「東方派」這兩種觀點之間來回遊移，主要依據他們把諾斯替主義當中的哪種元素——究竟是哲學的、理性的，還是神話的、非理性的——看作是決定性的。認為諾斯替主義的性質是希臘的與理性的，這種主張的頂峰可以發現在十九世紀末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的這個著名論斷中：諾斯替主義是「基督教急性的希臘化」（the acute Hellenization）。

同時，由於古典學者和東方學專家（Orientalist）進入這個從前只有神學家單獨從事的研究領域，研究氛圍也隨之改變。諾斯替主義的研究，成為眾多學科聯手對整個古代晚期進行全面研究的一個部分。在這裏，東方

學這門年輕學科對神學與古典哲學所提供的東西有最大的補充。模糊而籠統的「東方」思想這個概念讓位於對融合在當時的文化中的幾種民族傳統的更為具體的知識；而「希臘文化」（Hellenism）這個概念本身也得到修正，把這些不同的異質影響也包括在迄今以希臘為主的畫面之中。就諾斯替主義而言，由於得到了科普特（Coptic）與曼達派（Mandaean）文獻中如此大量的神話材料，這是一個令「希臘—哲學」的立場元氣大傷的打擊，使它永遠不可能復元，但就其性質而言，它也永遠不能夠完全被拋棄。分析便成為主要由譜系學（genealogy）進行的研究課題，而在這個方面的領域也大為拓展，一個又一個的東方譜系（filiations）及其結合形態由巴比倫、埃及和伊朗文獻提供出來，簡直是色彩繽紛。這些譜系力圖確定「諾斯」到底「從何處來」以及「是甚麼」，其結果大體上是它的畫面顯得愈來愈具有綜合主義色彩。研究它的主要來源線路的最新轉向，是把諾斯替主義追溯到猶太教那裏去：對於以前的忽略，這是一個糾正，但最終恐怕並不比其他部分的、或部分正確的解釋更能充分地把握到這個整體現象。確實，十八世紀後半葉在可追溯的譜系因素的研究上所得出的細節，是分散的而不是聚合的，它給我們留下來的諾斯替主義肖像，其突出的特點就是缺乏統一的特徵。但是這些研究同時也逐步地擴展了諾斯替主義的範圍，使它超越了這個名字原來所包含的基督教異端群體，並且在這更大的廣度、更大的複雜性上，諾斯替主義日益地揭示出了它從中產生的那整個文明，其彌漫一切的特徵就是綜合主義。

這些豐富的歷史細節以及把這一主題解剖成來源於不同傳統的諸要旨，這都在布塞特於一九〇七年發表的《諾斯的主要問題》一書中得到很好的反映，這書代表了整個學派，並長期主導着這一領域。不過，眼前的這

本書並不完全是屬於這個路線的。許多年以前，在布爾特曼的指導下，我最初着手研究諾斯替主義，這一領域富有堅實的古典語言學研究成果和系譜方法，收穫令人興奮，對此我既不加以採納，也不想在其中有所增添。我的目標不同於以往的、現在還在繼續的這種研究，而是對它的補充，是一種哲學式的研究：理解從這些聲音中表達出來的精神，並據此在它的令人困惑且複雜多樣的表達之中恢復其可辨識的統一性。一定存在着某種諾斯替精神，因此也一定存在着某種作為整體的諾斯替主義本質，這是我最初接觸這一材料時所留下的印象，這一印象隨着日益的親近而得到加深。對這種本質的探索與研究，不僅由於它極大地增加了我們對西方人的這一段關鍵時期的理解，富有歷史學的意義，而且由於一種內在的哲學興趣：它把人在面對困境時所作出的那些更為徹底的回應，以及惟有採取徹底的立場才能帶來的洞見，都帶到了我們面前，由此在總體上增加了我們人類的理解。

這些長期研究的結果以《諾斯與古代晚期精神》為題用德文發表，第一卷出版於一九三四年，第二卷則由於時局的原因到一九五四年才發表，作總結的第三卷還沒有發表出來。眼前的這本書，保留了那部篇幅更大的著作的觀點，複述了其中的許多論證，但是在範圍、組織與寫作目的方面均有所不同。這本書的範圍保持在那些公認是諾斯替思想的領域之中，儘量不延伸到更廣、更有爭議的領地，而那部大著作則試圖在與前者甚為不同的表現形式（如奧利金與普洛丁的體系）中發掘出其中已經改頭換面的「諾斯替原則」。範圍的限制不是出於觀點的變化，而只是因為書籍的類型而有意這樣做的。多數更為困難的哲學表述及其過於技術化的語言——德文版著作遭致許多埋怨的原因——在這本書中

都加以排除，以努力適應受過普通教育的與學者。方法論的討論與學術爭論也出於同樣的理由加以省略（只是偶爾在注釋中提及）。另一方面，這本書在某些方面也有勝過較早的表述之處：某些文本得到更為充分的解釋，如在《珍珠之歌》（*Hymn of the Pearl*）和《波依曼德拉》（*Poimandres*）的廣泛評注中，並且它已經有可能把最近發現的新材料包括進去。儘管這是一本新書而不是譯著，但也不可避免地會在某些部分以同樣的表述重複德文著作。

所有的資料都以英文表述。希臘文與拉丁文的資料是我自己翻譯的，否則另有說明。曼達派文獻則是通過利巴爾斯基（Lidzbarski）的德文譯文翻譯成英文的，而科普特文、敍利亞文、波斯文及其他語言的材料都採取類似的方法：對於只有一種非英語現代語譯文的（通常是德文和法文，多數科普特文亦是如此），我就把這個譯文翻譯成英文；存在多種譯文的（如大部分東方摩尼教的資料與《珍珠之歌》），則加以相互參照，以自己的判斷組合成在我看來最好的新版本。

在此我要感謝德文版的出版社，在哥廷根（Göttingen）的范登赫克（Vandenhoeck）和魯普雷希特（Ruprecht），他們提出了這麼好的建議，讓我把這本書與早先相同主題的著作聯繫起來，並留給我運用自己的判斷與合適感的完全自由。我另外要將感謝獻給多倫多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College）的麥克費森（Jay Macpherson）小姐，她是一位學者和詩人，以極大的耐心和可靠的語言才能，在我的寫作過程中給予評論、讚許與批評，幫助我用英文來表述思想，沒有把不屬於我自己的風格強加於我。

漢斯·約納斯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於紐約 New Rochelle